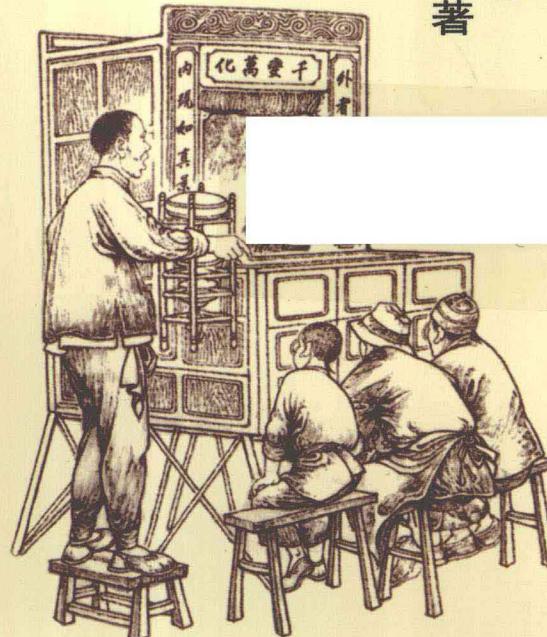


天津 津味 小说

肖克凡〇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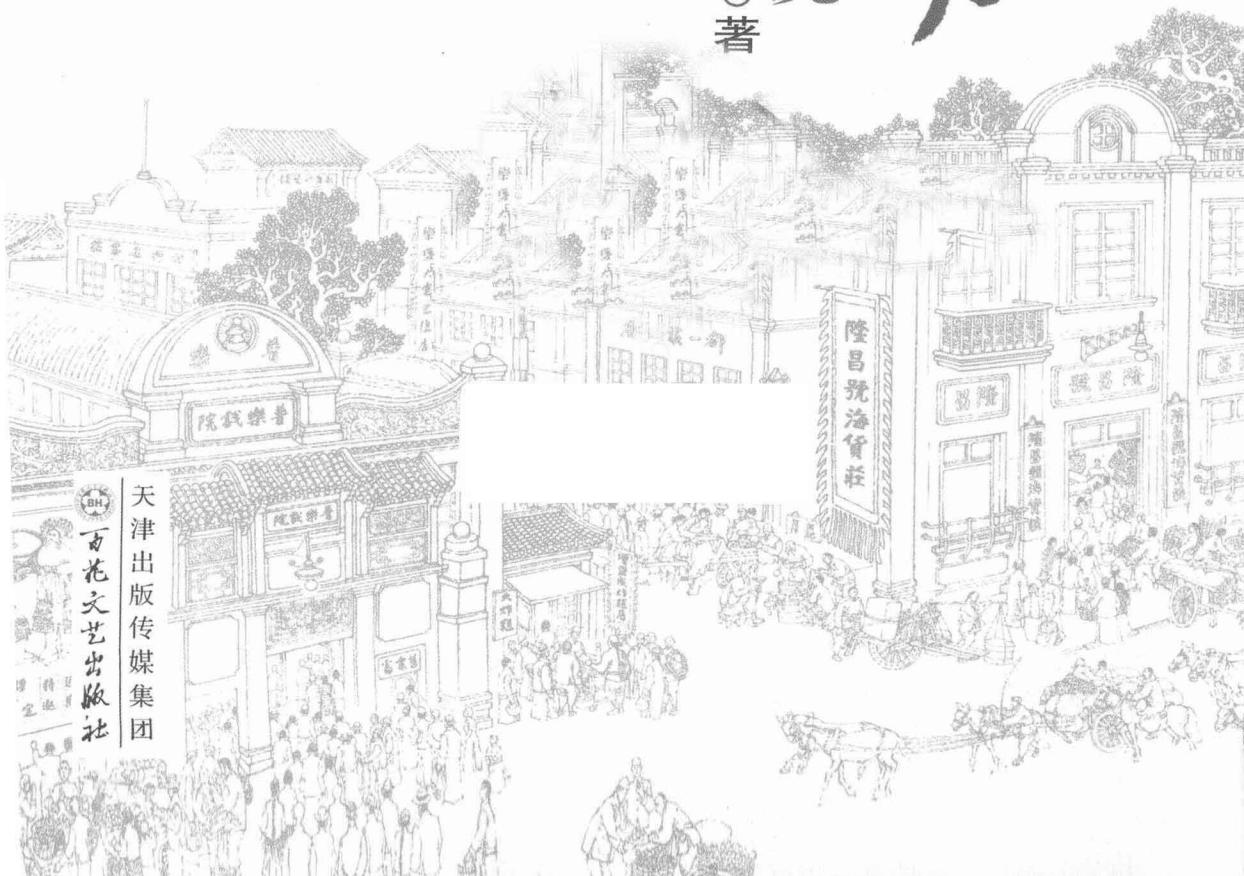
天津

津味

刀

津味小说

肖克凡〇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BH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情刀 / 肖克凡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3.5
ISBN 978-7-5306-6297-7

I. ①爱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4752 号

选题策划:高 为 装帧设计:刁子勇
责任编辑:高 为 责任校对:邱向红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253 千字 插页: 2

印张: 21.75

版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目 录

爱情刀 / 001
天津杂事 / 035
一条大河 / 093
赌者 / 103
香水·毒药 / 163
天津少爷 / 189
一九三五年的真相 / 230
喜荣归 / 271
后记 / 341

爱情刀

1

公元一九四八年初夏，丧父之后的虞则平继承家业只有二十八天，那场官司便败了。法院判决虞则平搬家腾房，从此虞家大院改称郭家大院。郭震元成为这里的新主人，号称郭大少爷。

这座大院坐落在天津南城大费家胡同，规模不小，两进式，前出廊，后出厦，冬暖夏凉。风水先生说这座宅院阴阳平和气象吉祥，郭大少爷更高兴了，特意栽了四株石榴。他是一粗人，对阴阳之学十分信赖。他跟虞则平打官司往法院递状子，也选了黄道吉日。官司果然赢了。郭震元深有体会地说，我姓郭是一口锅，他姓虞是一条鱼，我请的大律师姓霍，他姓虞的跟我姓郭的斗，被我一把火熬成一锅鱼汤，哈哈。

鱼成了鱼汤，被人家给喝了。锅还是锅，铁打万年牢。郭震元胜了，摇身一变从穷小子变成了郭大少爷。

临近五月节，一天上午伙计小臭儿跑进书房禀报，说虞则平来了。郭震元

不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反而养了两只绿毛龟。此时他正要给这两只宠物喂食，没理会。小臭儿又禀报一遍。郭震元寻思着说，我从虞则平手里收回这座大宅院，钱物已然两清了，他还有什么事啊？

大管家老查走上前来说，郭大少爷您怎么忘啦，您说让虞则平来这里做半年伙计。您还说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

噢，你不说我还忘啦。郭震元终于想起这件事儿，踱出书房朝着大门口走去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虞则平的父亲生前经商多年，他贪心不足，趁机侵吞了郭氏产业，有糕点厂和烧酒坊，还有这座大宅院。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郭氏之子郭震元长大成人，八方奔走取得证据，延请律师打官司讨还公道，终于索回郭氏全部产业。江山易主，去旧图新，郭震元摘掉了糕点厂“正昌老号”牌匾，更换了新牌匾。摘下的“正昌老号”牌匾则扔在门外没人理睬，好像一块破烂木柴。它的旧主虞则平闻讯赶来，扛起这块老匾就走。可巧被郭震元一眼看见，就拿这位败家子寻开心。虞则平一介书生，辩解说这块老匾扔在这里风吹日晒没有用场，还是让我拿回去留作纪念吧。

一听说留作纪念，郭震元乐了。他平时为人刻薄，做事不留余地。既然虞则平如此看重这块破匾，他便提出苛刻条件，说这块老匾他不当不卖不租不赁，谁要想得到它必须到郭家大院充当半年伙计。

虞则平毫无办法，只得当场答应，表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扛着“正昌老号”的牌匾，走了。虞则平这一毫无血性的举动，被市人传为笑柄，天津方言谓之“尿货”。

如今，尿货虞则平没有食言，来了。他身穿一件灰布大褂儿，手里拎着一只旧牛皮箱，背着一只帆布缝制的行囊，站在郭家大院门外。

郭震元踱出大门轻蔑地说，虞大少爷您有何贵干啊？

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我扛走正昌老号牌匾，你要我来郭家大院当半年伙计。今天我来啦。虞则平不卑不亢说。

郭震元故作恍然醒悟说，哎哟，你看我还把这事儿给忘啦！虞大少爷你真是说话算话啊。当初要是令尊大人言而有信，恐怕也就不会吞吃我郭家的产业啦！

郭大少爷，虞家跟郭家那是老一辈人的恩恩怨怨，自有公断。今天我是来当伙计的，您莫提往事吧。

大管家老查嘿嘿笑着说，虞则平你家破人亡还敢跟郭大少爷叫板啊？好吧，我现在就领你到后院儿干活儿去。

虞则平表情平静，拎着皮箱背起行囊朝着郭震元点头示意，跟随着老查走进这座大宅院。这里的一切对虞则平来说实在太熟悉了。他自幼在这里长大，春天爬到树上摘香椿，夏天钻进后院儿逮蛐蛐，秋天搬来梯子采石榴，冬天猫在屋里听戏匣子。一花一草一砖一瓦都记载着虞家历史。然而虞家大院变成了郭家大院。内心似火，表情似水，他不紧不慢跟着大管家老查朝大院深处走去。

走到影壁前面，老查将虞则平交给小臭儿，说这是新来的伙计小虞子，然后跟小臭儿耳语几句。之后虞则平跟随着小臭儿，继续沿着游廊走向后院。前面就是他当年的书房了。触景生情心头猛然一酸，不由得放缓脚步。冬去春来似流水，多少日日夜夜他坐在书房苦读，一连三年考试全校第一名。父亲守旧，非要是子承父业不可，否则他已经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念书去了。虞则平的志向是做建筑工程师，亲手设计一幢幢摩天大楼。如今，这一切美好的期待都成了泡影。

虞则平跟随着小臭儿从当年的书房门前走过。房门敞开着，一只红色毛线团蹦蹦跳跳从房间里滚了出来。他没有思想准备——这只红色毛线团便缠绕在他的左脚上。他情不自禁沿着红色毛线团的线路将目光投向屋里。

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坐在屋里，一身朴素装束，手里握着红色毛线团的另一端——很显然她正在编织一件红色毛衣。她的目光与他短暂对视，便腾地一下红了脸颊，低头不语。

虞则平也腾地一下满脸通红，急忙放下行囊蹲下身子伸手择着缠绕在自己左脚上的红色毛线团。这正是天津出产的著名的“抵羊牌”毛线。虞则平低头拆解着，这时一册书籍从他的帆布行囊里滑出掉在地上。那女子起身目光投向这册书籍。

你懂洋文？那女子脱口问道。他连忙点头，伸手将这册滑落而出的《高级英文教程》放回帆布行囊里，表情很窘。

小臭儿已经走出十几步，回头看见虞则平被一团红色毛线纠缠，转身跑回来，站在房门外叫了一声大小姐。

大小姐？虞则平听到这称呼不由一愣，他将缠绕在自己左脚上的红色毛线团拆开，伸手将它递给她。虞则平心里揣测，这位大小姐应当就是郭震元的妹妹郭羽洁。

郭羽洁起身伸手欲接，却又缩了回去，表情略带几分警惕地说，您是哪位啊？

小臭儿一旁说，大小姐，他是新来的伙计小虞子。

小虞子，你是新来的伙计？郭羽洁眨着一双大眼睛注视气质文雅的虞则平，表情很是疑惑。小臭儿，你打算让他干什么活儿啊？

大管家老查让我安排小虞子在后院儿里拾掇煤堆。还说今儿要是拾掇不完就不给他饭吃。小臭儿如实回答。

郭羽洁的使女胖姐儿气喘吁吁跑来，她指着虞则平问道，你就是甘心情愿来郭家大院当伙计的虞大少爷吧？

郭羽洁极其惊讶地叫了一声。哎呀，你是虞则平啊！你在南开中学读过书吧？

虞则平点头称是，跟随着小臭儿朝后院走去。胖姐儿发现郭羽洁神色异常。大小姐，您这是怎么啦？郭羽洁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。

大小姐，您以前认识虞则平啊？胖姐儿问道。

望着虞则平走向后院的背影，郭羽洁的内心感慨不已。人生路上变幻无常，从大少爷到小伙计，这位虞大少爷真是从天堂到了地狱。如今，以身赎匾走进郭家大院当伙计，这跟典身为奴有什么区别呀。心里这样寻思着，郭羽洁手里拿着红色毛线团，心事重重坐在桌前。整整一个下午她就这样坐着，并不知道这就叫一见钟情。

厨师矮冯来了，问郭羽洁晚饭想吃什么。这是郭震元吩咐的，一日三餐必须请问大小姐。郭羽洁知道哥哥爆竹脾气沾火星儿就着，但身为兄长对妹妹还是颇为关爱的。

郭羽洁告诉厨师矮冯，她想吃香椿炒鸡蛋。矮冯做事认真，举凡大小姐的食谱，那是一日三餐一丝不苟写在墙上的，就好像唱戏的水牌子。大管家老查

做事更是滴水不漏，厨房重地，经常光顾，他认为人世间疾病十有八九是吃出来的，马虎不得。

矮冯将大小姐晚饭要吃香椿炒鸡蛋的消息报告老查。老查立即扛着梯子立在香椿树下。伙计小臭儿抓住梯子往上攀。老查一肚子坏水儿往外冒，嘿嘿笑了。他派小臭儿去后院把虞则平叫来。

虞则平正在后院拾掇煤堆，他两手黢黑地跟随小臭儿来到香椿树下。老查扬手指着树梢说，大小姐要吃香椿炒鸡蛋，你登梯子上树给我摘几把香椿芽子，不够一斤你别下来。

大小姐？虞则平看了老查一眼，说要洗一洗手。老查也觉得虞则平一双黑手上树摘香椿不卫生，就同意了。

胖姐儿端着一盆清水，朝着虞则平走来。虞则平并不认为这盆清水跟自己有关，愣愣地看着这位郭大小姐的使女。

你傻啦？伸手洗呀。胖姐儿嘴巴厉害，当头斥打着虞则平。

虞则平慌忙伸手。胖姐儿将一盆清水缓缓浇下，一股清流冲洗着虞则平黢黑的双手。洗净了，虞则平甩着水珠儿轻轻说了声谢谢。

胖姐儿送水给虞则平洗手，老查很不高兴，便急声急语催促“小虞子”赶紧上树。虞则平登上梯子去摘枝头的香椿嫩叶儿，目光却投向远处游廊的郭羽洁房间。

果然，郭羽洁站在房间门外，远远注视着采摘香椿的场面。

老查朝着小臭儿使了一个眼色，俩人合力一撤梯子——虞则平从高处落下，咕咚一声摔了一个“屁股蹲儿”。站在远处观望的郭羽洁吓得啊了一声。老查和小臭儿却哈哈大笑，很是开心。

黄昏时分，厨师矮冯依照菜谱准备晚饭。郭大少爷一荤一素，荤是熘肝尖儿，素是炒小白菜儿，主食是大馒头。郭大小姐的饭菜也很简单，一盘香椿炒鸡蛋配着一张小饼，一碗清汤。郭震元坐在桌前抄起筷子就吃，使劲儿嚼着馒头腮帮子鼓出一个大疙瘩，好像饿死鬼投生似的。郭羽洁的香椿炒鸡蛋摆在桌上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郭震元很快吃下两个大馒头，然后伸出筷子问厨师大小姐怎么还不来吃晚饭。矮冯搓着双手表示遗憾，认为香椿炒鸡蛋这道菜，凉了就没吃头了。

郭震元是个粗人，伸出筷子从妹妹的碟子里夹了一块儿香椿炒鸡蛋放进自己嘴里，嚼了两口连连叫好。这么可口的饭菜，妹妹居然不来用餐。郭震元吩咐矮冯去闺房请大小姐。这时候胖姐儿跑来报告了。大小姐说不饿，大小姐说晚饭不吃了。

矮冯感到委屈，说香椿炒鸡蛋是大小姐亲自点的时令菜，怎么说不吃就不吃呢。郭震元心里非常疼爱自己的妹妹，他二话不说端起饭菜就朝妹妹房间走去。胖姐儿阻拦不得，扭儿扭儿跑去报信儿了。

郭羽洁听说哥哥来了，起身迎出房间。郭震元端着香椿炒鸡蛋站在闺房门外，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郭羽洁连忙解释说身体没事儿，就是不饿。

妹妹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郭震元突然发问。郭羽洁连声掩饰说没有什么心事，然后指着胖姐儿说，今天她一连跑了几家广货铺都没有买到花边儿，我心里起急。

郭震元将一碟子香椿炒鸡蛋递给妹妹，说吃饭吧，明天我派一辆胶皮，送你去逛估衣街走一走，那里好几十家商号什么样儿的花边儿都有。胖姐儿壮了壮胆子说，大少爷呀，平时您对大小姐管教那么严，大门不让出二门不让迈。今儿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啦？

郭震元也不解释，只是笑着催促妹妹去吃晚饭。

听说明天去逛估衣街，郭羽洁情绪好转，她主动从哥哥手里接过那一盘香椿炒鸡蛋端到鼻前嗅了嗅，说了声真香。

看着哥哥走了，郭羽洁立即侧身将这盘香椿炒鸡蛋放在桌上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胖姐儿一旁察言观色，发现大小姐真的有了心事。

大小姐，这盘儿香椿炒鸡蛋可是您亲自点的，您怎么不吃呢？

郭羽洁叹了一口气说，我哪里吃得下去啊。

大少爷不是已经说啦，明天给您派一辆车，我陪着您出去散散心，咱们逛逛估衣街。我听说外头这几天可热闹呢，还有庙会呢。胖姐儿主动换了话题，为了改变郭羽洁萎靡不振的情绪。

郭羽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然而那盘香椿炒鸡蛋她到底也没有吃。它静静摆在屋里桌上——仿佛成为一份颇具含义的供品。

2

北京称呼人力车“洋车”，天津称呼人力车“胶皮”。这种胶皮充气轮胎的人力车比起铁箍木轱辘车子，已然先进了许多。

第二天一大早儿，郭羽洁还是不声不响坐在镜台前面，梳洗打扮起来。正是夏初，郭羽洁特意穿了一件毛蓝布大褂，这样子显得很朴素。她知道自己并非出身世家，只是哥哥夺回家产从而成为富户。郭羽洁性格内向，为人处世比较低调。

胖姐儿知道这种毛蓝布大褂是女学生的装束，也知道外出读书是大小姐的心愿。受到大小姐的影响，胖姐儿穿了一件素花大袄，看上去也很普通。

吃了早饭，胖姐儿跑去告诉老查马上派车，大小姐动身上街。郭羽洁收拾停当拿着手帕款款走到前院，一眼看见虞则平身穿一件月白色坎肩，赤着胳膊拉着一辆胶皮车，候着呢。郭羽洁极其惊诧地问胖姐儿，虞则平怎么成了车夫啊？

老查嘿嘿笑着走上前来说，大小姐，既然在郭家大院当伙计，无论挑水扫地还是拉车烧火，都得干。您要是不让虞则平拉车，我就得派他去洗刷厕所。

虞则平一介书生，他拉得动胶皮吗？老查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郭羽洁不满地说。

老查辩解说，大小姐您不要小看虞则平，他一身干巴劲儿能抵一头驴呢。

郭羽洁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虞则平拉着胶皮突然大声说，请大小姐上车吧。

郭羽洁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脸色绯红。胖姐儿搀着她上车，说了声咱们走吧。虞则平攥着车把拉动了胶皮，不紧不慢驶出郭家大院。

郭震元从上房里走出，望着胶皮驶出郭家大院，乐了。好啊好啊，我让虞则平拉了胶皮，这才叫败家子现眼呢！

出了大费家胡同，胖姐儿从大街上叫了一辆胶皮，紧紧跟在郭羽洁后面，朝着鼓楼去了。虞则平拉着胶皮问郭羽洁去哪里，郭羽洁慌不择言说，你拉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这时两个学生装束的小伙子横过马路，抬头看见拉胶皮的虞则平，极其惊讶地叫喊起来。

虞则平同学,你怎么成了车夫啊?你怎么成了车夫啦!

胶皮停住了。郭羽洁拿出手帕遮住面孔,蜷着身子坐在车里。她听见虞则平说话。

啊,我现在在一宅院里当伙计,今天拉车上街。这声音不卑不亢,郭羽洁一下被感动了。

虞则平同学,你不是报考北洋大学吗,怎么给人家当了伙计,你家出了什么事情吧?

是啊,家里出了事情,我父亲因病去世,我不考北洋大学了。再见!虞则平说罢,弓身用力拉起胶皮车,向东拐去。他一路疾跑,似乎是在发泄着内心郁闷。

郭羽洁坐在车里小声劝说着。虞则平你不要难过,其实你还是可以继续报考北洋大学的。车夫虞则平狂奔不止,一路冲向海河方向。

这拉胶皮的疯了。大街上人们议论着。胖姐儿乘坐的胶皮被远远甩在后面,追不上。郭羽洁坐在车里继续大声劝说着。虞则平,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,你将来一定会考进北洋大学的!

郭羽洁说着心里一酸,嘤嘤哭了起来。

听到郭羽洁的哭声虞则平放缓了脚步,胶皮终于停了下来。

郭羽洁抽泣着说,虞则平,你为嘛非到郭家大院来当伙计呢?你这是自找苦吃啊。

胖姐儿乘坐的胶皮终于追赶上来了。她气急败坏地跳下车子跑到虞则平面前大声指责说,你疯啦!又不是大骡子大马,你怎么还惊车呢?

虞则平低头不语。郭羽洁擦去眼泪对胖姐儿说,你别闹哄了,这是我让他快跑的。前边有茶摊就让虞则平喝一碗茶水吧。

虞则平摇头表示不渴,扭头问大小姐现在去什么地方。郭羽洁叹了一口气说,今儿是没事儿闲逛,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

听了郭羽洁的话,他弓身用力拉起胶皮,沿着海河右岸向着日租界方向跑去。擦着日租界边缘前行,郭羽洁远远望见南市牌坊。

南市这地方毗邻日租界,吃喝玩乐很是方便,人称“三不管”。大流氓袁文会把持这里,无恶不作。天津的良家子弟是不敢涉足其间的,避而远之。虞则

平拉着胶皮进了南市，道路很是生疏。

这时一报童迎面跑来，大声叫卖着：看报看报看《九河时报》，郭家从虞家讨回祖传产业，虞则平成了天津卫第一败家子啊！这败家子没羞没臊去郭家大院当了伙计，遭到各界耻笑啊！

低头拉着胶皮沿着东兴大街跑过平安戏院，虞则平大汗淋漓跑上南马路。这时又一报童迎面吆喝着：看报啦看《九河时报》啦，败家子虞则平为了一块破匾进了郭家大院当伙计，没羞没臊天津卫头一份啊！

郭羽洁立即大喊停车。虞则平放慢脚步停在路旁。这时胖姐儿乘坐的胶皮赶了上来。胖姐儿，你坐着胶皮围着四面城转悠吧，凡是遇见卖《九河时报》的你全包了，一份也不许落下。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说着，郭羽洁将钱荷包扔给胖姐儿。胖姐儿当然明白大小姐的心思，接过钱荷包说了声走，坐着胶皮奔东南城角去了。

虞则平拉着胶皮问郭羽洁去哪里。郭羽洁说回家。一路上，无论拉车的还是坐车的都无言无语。

进了一条小街，虞则平看见几个妇女站在一起聊天儿，就说了一声“稍回身，劳您大驾啦”。这几个妇女一眼认出车夫是从前的虞大少爷，立即议论起来。郭羽洁手帕遮脸坐在车里听着人们对虞则平的贬斥，心头一阵阵刺痛。她实在忍受不住了，一挺身从车里跳了下去。虞则平停住脚步，双手驾辕回头看着她。

还没到家你怎么下车啦？虞则平书呆子似的问道。郭羽洁气得落下眼泪。虞则平，这一路上难道你听不清看不见啊？人们都在笑话你。你为了一块破匾跑到郭家大院当伙计，这是何苦呢？

虞则平苦笑着说，郭大小姐你上车吧，这事儿我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。

不行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，你不说清楚今儿我就不上你车！性格绵软的郭羽洁突然急躁起来，一双丹凤眼眨动着晶莹的泪光。

你上车吧，你坐在车里我一定告诉你原因，好吗？虞则平似乎是在恳求她。郭羽洁一下心软了，赌气似的坐到车里。

虞则平拉起胶皮一边走一边说，我保存正昌老号牌匾，其实只想留一个纪念。可你哥哥刁难我，非要我给他当半年伙计。我为了得到那块老匾，就进

了郭家大院。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

郭羽洁突然问道，这么多人贬斥你，说你败家子说你没羞没臊没骨气，你听着心里就不难受啊？

拉着胶皮来到郭家大院门外，虞则平没做声。郭羽洁知道这种对话机会难得，便继续催问。他回头看着她说，无论人们怎样辱骂我，我只当没听见就是了。我没听见，别人不就白说了吗？

郭羽洁反而无话可说了。

虞则平径直将胶皮拉进郭家大院。大管家老查迎上前来。郭羽洁当头就说，查大管家，从今往后不许派虞则平外出拉车。老查连忙询问，虞则平偷懒耍滑不出力吧。郭羽洁不睬老查，径直朝闺房走去。游廊里遇到郭震元。他问妹妹出去玩得高兴吗。郭羽洁还是那句话，说从今往后不许你派虞则平外出拉车。

郭震元笑着问，这小子不是东西吧？我派他给你拉胶皮就是想羞辱羞辱他。让人们都知道虞大少爷变成下三烂儿啦。

郭羽洁急了，哥哥，反正从今往后不许派虞则平外出拉车啦！

3

虞则平将胶皮车停放在车棚里，掏出手巾擦拭着满脸汗珠儿。他以前哪里拉得动胶皮啊，不知何故今天浑身是劲儿，迸发出极大的力量。

老查憋着一肚子坏水儿走过来说，虞大少爷，这一趟胶皮你拉得不错啊，大小姐对你很满意。虞则平不动声色地说，你有事儿就吩咐吧。

我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让你干活儿呗！你看见跨院墙角那堆煤块了吧？你通通给我砸成小核桃块儿。你今儿不把这堆煤块儿砸完，别吃饭！

吃晚饭的时候，郭震元发了脾气。厨师矮冯手艺其实不错，可今天的“焦熘里脊”一下惹恼了郭大少爷，一挥手将盘子从窗户扔出去，拂袖而去。矮冯慌了，蹲在小餐厅门口唉声叹气。

郭羽洁在胖姐儿陪同下来吃晚饭了。她一进门就向矮冯打听哥哥扔碟子摔筷子的原因。矮冯如实说了。郭羽洁安慰了矮冯几句，说哥哥这几天上焦火

大，你给他弄几样儿败火的青菜就对了。

坐下吃饭，外面却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，影响食欲。郭羽洁为人宽容，极力忍耐着，草草吃了晚饭起身离去。她小声嘱咐胖姐儿去跨院看看，究竟什么响动。

郭羽洁回到自己房间，看到胖姐儿买回来的一沓子《九河时报》，心里略感几分安慰。这报童们满大街叫嚷虞则平是没羞没臊的败家子，他今后还怎么做人啊。

胖姐儿回来了，表情挺气愤的。大小姐啊，那叮叮当当的响声敢情是老查吩咐虞则平蹲在厨房后面砸煤，那一堆大煤块儿必须通通砸成核桃块儿，不许大，也不许小，什么时候砸完了什么时候吃晚饭。

什么？虞则平上午外出拉胶皮，下午砸煤，这不是折腾人吗？老查心眼儿也太坏啦。郭羽洁听罢，气得嘴唇颤抖脸色泛白。

胖姐儿又说，我不是买了一沓子《九河时报》回来吗，老查一个劲儿追问买报纸干嘛。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不是好玩意儿！您就说那一堆大煤块儿吧，虞则平就是砸到半夜也砸不完呀。

郭羽洁说，胖姐儿，你现在就把那个老查给我叫来！胖姐儿得令，跑去叫了。老查很快就来了，站在门外叫了一声大小姐，说这么晚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啊。

是啊，这么晚了还叮叮当当砸煤，吵得我没法儿休息。郭羽洁站在屋里说，老查你马上给我停了。

大小姐，砸煤这活儿是大少爷亲自安排的，我可不敢说停啊。

郭羽洁大步走出闺房，气咻咻来到哥哥房门外大声说，哥！你不要让虞则平砸煤了，叮叮当当吵得我头疼！

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告诉老查让他停下来就是啦。郭震元搪塞着。郭羽洁急了，不行，你现在就得让他停下来。

郭震元走出房间笑着说，妹妹你不要管这么多闲事好不好？你还想在郭家大院待一辈子啊！

老查躲在黑灯影儿里观望着，满脸坏笑。他已经看出郭羽洁对虞则平怀有好感，因此悄悄盯梢。

回到闺房，郭羽洁寻思着哥哥说的话，一时不知就里。你还想在郭家大院待一辈子啊？哥哥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莫非他不愿意我住在这里。我当然愿意外出上学，去读女子师范学校，那多好啊。可哥哥从来不同意我外出念书，说什么有父从父无父从兄。

这样想着，郭羽洁叹了一口气。从跨院里又传来一声声锤响，仿佛一下下敲击在她心头。

这锤声怎么还没停下来？不行，我得去跨院看一看。郭羽洁起身出了房门独自走向跨院。正是月圆之夜，月光满地倾泻，给人间镀了一层银色。老查迎面走来，叫了一声大小姐。郭羽洁极其气愤地说，老查，不要以为你是我哥哥面前的大红人儿，你就在这儿欺负人！

老查哭丧着脸说，大小姐您真是冤枉好人，我去告诉虞则平不要砸煤了，可他根本就不听，不哼不哈一个劲儿砸，没完没了。遇上这种人您说让我怎么办啊？

哦。郭羽洁心情一下平缓了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这事儿你不要管啦。

老查巴不得解脱，转身走了。

郭羽洁走进跨院，月光下她看到煤堆前蹲着一个人，手持锤子叮叮当当正在砸煤。郭羽洁心头一颤，快步走上前去。

虞则平，老查不是说停工嘛，你歇一歇吧。

虞则平毫不停顿，继续举起锤子砸煤。郭羽洁一把抓住他的胳膊。虞则平！你天生愿意吃苦就任凭老查欺负你啊？你真没出息！

谢谢你的好意。既然他老查说必须把这一堆煤块儿砸完了才给我饭吃，这活儿我是一定要干到底的。虞则平说着挥动锤子继续砸了起来。

面对外表平和如水内心倔强如铁的虞则平，郭羽洁心底居然泛起一股敬佩之情。是啊，男子汉就要这样，既然吃苦就要吃出几分名堂来。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。这样想着，她将一条白手帕扔给虞则平，悄然起身走了。

叮叮当当的锤声，就这样响彻郭家大院的夜空。子夜时分。郭震元披着衣裳来到跨院，大声斥责着。虞则平！这大半夜的你叮叮当当的还让不让别人睡觉？老查不是告诉你了，让你停工别干啦！

虞则平缓缓站起，手持锤子注视着对方说，郭大少爷，你不是说不干完活

儿不让我吃饭吗？

郭震元急了，虞则平我告诉你，我改主意啦！你他妈的马上给我停下来，洗手吃饭去。

郭大少爷，我这儿还有最后两块儿煤。一个人做事儿总要善始善终嘛。说着虞则平蹲下身去猛地举起锤子，狠狠砸了下去。嘭的一声，煤末四溅，随即染上一股子血色。虞则平的双手已经磨出一层血泡。那锤柄，也已经染成红色。

郭震元惊了，转身快步离去。回到自己房间，他一连吸了三棵烟卷儿，心情波澜难平。在此之前他认为虞则平不过是一个公子哥儿，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。今天看到虞则平蹲在跨院里砸煤，那可不是公子哥儿的劲头儿。我让虞则平来这里当伙计，这究竟是高招儿还是臭招儿？他妈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走一步看两步吧，我就不信姓虞的能够咸鱼翻身！

跨院里，虞则平砸碎了最后一块儿煤。嘿嘿。他冷笑着站起身来，那腰腿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觉。摇摇晃晃走出跨院，他抬头看了看天上月亮，脸上挂着几分残忍的笑容。是啊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天上就有月亮。只要天上有月亮，地上就有月光。只要地上有月光，就有你的人影儿。他喃喃自语，好像是在背诵一首小诗。他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写了很多自由诗。

他几乎站不住了，伸手扶了扶游廊的柱子，咬紧牙关走进厨房。厨房里，胖姐儿端着一只托盘走上前来说，虞则平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家大小姐亲手给你做的三鲜面汤。

伸出满是血泡的双手，虞则平颤抖着接过盛满三鲜面汤的大碗。

谢谢大小姐。

远处的黑影儿里站着心潮澎湃的郭羽洁。莫非我真的爱上了虞则平？夜色里郭羽洁审问着自己，却一时没有答案。这一夜，郭羽洁失眠了。

4

郭羽洁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没有一点儿动静。矮冯跑来几趟问大小姐想吃什么，回答都说不饿。其实这是怀春。姑娘怀春那是饿不死的。怀春是因为有